

## 9 岁月笔记本

## 故乡的道班

文 / 王斌

故乡很轻,轻到似夏日里的云朵、春天里的缕缕清风;故乡很淡,淡到经过了岁月的洗礼,便成了一幅清微淡远的水墨画;故乡很浓,浓到积蓄了时光的沉淀,如烟往事盛满酒杯融入灵魂。

在我的生命中,故乡很重。重到每一次看到那里的窑场道班,瞬间让我流泪又感恩万千。那是我故乡里一个永恒的音符,是我生命中最亲切、最温暖、最真实的地方。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陇县干阳接壤的交界村和窑场村就是我的金色童年地域。两个村子东西方向,唇齿相依。道班座落在窑场村,叫窑场道班。但那里是成人的世界,我从未涉足,所以窑场道班在我的童年世界是一片空白。

1991年,20岁的我成为窑场道班的一员。道班小小的,座南朝北。西北方向是一排砖房,灰墙灰瓦,用于职工宿舍。东西南方向是厨房和会议室,前边是几棵高大的老槐树。树下,一块笨重的石碑用几块水泥墩支撑起来,夏天时就是我们的简易餐桌。通往后院小菜园的东北角上是一个井房,村民来道班挑水,铁桶“咯吱咯吱”地响,摇水轱辘吃力地呻吟。

那时的道班沧桑得像一位老人,镌刻着岁月的轮痕。简单得和窑场村所有小院一模一样,弥漫着陕西关中地区农家的厚重气息。朴素得犹如一位常年沉浸在泥土气息之中的农民一般。就是在故乡的这个道班里,我开始了自己的公路人生。

清明前后,我们会在后院一起点瓜种豆,期待着秋天的丰收。夏天上班,我们在道班大院里支起火热的铁板,拌料补坑。空闲时,工友就在槐树下的石碑

饭桌上掰手腕,在大院里斗鸡(一种腿部的娱乐活动),摔跤。快乐而粗犷的喊叫声时常传出大院。那一年,我闻到了泥土的芬芳;饱浸养路工人的艰辛;坐上了公路战线上第一代养护机械——翻斗车;也看到中年人那色彩斑斓又沉重的世界。

那时候的冬天公路上不防滑,不保洁。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寒风料峭、大雪纷飞的河滩里把石头装进翻斗车,运到料场。下班吃饭时,所有人蹲在会议室那个碳火通红的火炉旁取暖。一张张褶皱密布又黑黄的脸庞开心地说笑,大海碗咥干面。烟雾缭绕地抽烟。青涩的我也很自然地融入了这个大家庭,和工友一起煎熬着寒冬,期待着春暖花开。

一年的时间如白驹过隙,第二年我调到了其他道班,后来又调到其他工作岗位,转眼就是17年。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窑场道班是怎么重建的。虽没有亲历亲为,但魂牵梦绕。

2008年5月12日下午14许,地震袭来,在人们惊恐地逃避中,窑场道班房建工地上,最后的那座井房摇晃着,颤抖着,最终归于尘土。

重建工作用了半年时间。两排房子的方位没有变,小院设计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小别墅式平房。西侧厨房改建后成为厨房和餐厅。厨房里有电饼档、电磁炉、电冰箱等实用方便的厨具。小餐厅里有美观结实、做工精致的木制餐桌和椅子。中间是宽敞明亮的会议室兼职工活动室。东边是职工寝室。同时,还增加了卫生间和洗衣房。房檐全封闭,干净卫生,风雨不侵。南北方向的房子虽然依旧是平房,但瓷砖镶面,用做道班的

车库和库房,车库里是用于公路养护的180拖拉机。为每一位职工卧室配备了席梦思床,实用的铁皮衣柜。安装了防盗门、防盗窗,规则整齐的窗帘、床单,脚下是流行的白色地板砖,头顶是耐用美观的节能环型灯。单位把大院三分之二的地方弄成了水泥混凝土路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拉来新土重新铺设,做成了一个小菜园。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充满时代气息的窑场道班不知吐纳了多少人。工友们在窑场道班生活,在门前的S212省道上劳作,在这里度过春夏秋冬,陪伴日月星辰,与悠悠岁月一起变老。

2018年,我辗转多年后又回到了窑场道班。自己和身边的工友皱纹悄悄爬上额头,眼袋明显,白发密布。年轻人已是罕见。26年前道班时常欢声笑语,一片青春激情。而现在,工友除过上班,其余时间都在房间里做着同一件事情——wifi手机上网。而我,终于为自己赖以生存的公路、为生我养我的父母、为我的金色童年写出了很多文字,也开始在窑场道班重拾我的书法梦。最重要的是我即将步入人命之年,看透了生死,理解了人生,对生活有了极致的感悟,积累了并梳理了自己独有的人生经历。

两年之后,我又一次离开了窑场道班。再往后,道班被闲置了起来。2021年初,新冠病毒疫情防控高峰期到来,闲置的窑场道班被利用起来。那是一个春光妩媚的五月天,我来到窑场道班疫情防控点报道。做为主办单位的职工,我用打草机把道班前前后后的荒草清除得干干净净,用绿篱机把道班大院、路边防控点的绿篱修剪得整整齐齐。还把道班前院空闲的地方利用

起来,种上好多蔬菜。我追忆着昔日与工友同甘共苦的道班温暖,但已是过眼烟云,人去屋空。陪伴我的是川流不息的车辆,是公安民警、检测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和绵绵长夜。

那场疫情结束之后,道班很快便野草葳蕤,孤寂重重,又一次成为被世人遗忘的角落。但在我看来,故乡窑场道班这种落寞只是暂时的,它承载着美好的前景,就像天际间黎明前的黑暗一般。因为我坚信,公路交通事业做为国家的基础建设,只有稳步前进,而不会无声消失。

2025年春暖花开之际,单位所有的公路养护道班全部撤销。荒废的窑场道班住进了几位窑场村的农民工。他们沟壑密布的脸庞,黑黄的肌肤,消瘦的身材无不显示着生活的磨难和艰苦,但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却呈现着对这份工作的喜欢和渴望。几位农民工享受着窑场道班的一切现代化设施,也在前院后院种上了蔬菜。我似乎嗅到了30多年前泥土的气息,但这一次耕耘者不再是国家体制内的正式职工,而是纯朴憨厚的故乡人。

窑场道班在中国广袤大地上虽然只是沧海一粟,但她经历了国家解放后的艰苦岁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日新月异,一直到现在的幸福生活。70多年来她养育了两代养路工人,又见证了中国两大基本阶级在同一行业里迸溅出时代的火花。这是时代前进的必然趋势,更是党和国家的智慧结晶。

故乡的道班是历史的书写者和见证者,她是慈爱温暖的,是厚重的,更是伟大的。她激励我不段感悟人生,展望未来。

(作者供职于陇县公路段)



## 母亲的腊八面

文 / 梁萌迪

每年到了腊八节,我就会不由地想起小时候母亲做的那一碗腊八面。香气四溢的腊八面不仅会勾起我的食欲,还会加深我对童年的美好回忆。

小时候过腊八,我总是被一股浓郁的麦香和臊子香唤醒。在我的家乡旬邑,腊八节的仪式感,从来不是一碗甜腻的腊八粥,而是母亲亲手擀出的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面。

旬邑的腊月,天寒地冻,黄土塬上的风刮得树梢呜呜作响,可土窑洞的炕头,却暖得像春天。母亲总是在天刚擦亮就起身,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映得她的脸颊通红。腊八面的讲究,全在这一碗面和一勺臊子汤上。母亲说,腊八面要“韧”,要“筋道”,得用新收的冬小麦磨的粉,加温水揉成面团,醒上半个时辰,再用那根枣木擀面杖,在案板上擀出薄薄的一张大圆饼。擀面杖滚动的声音,和着开水的咕咚声,是腊八清晨最动听的旋律。

擀好的面饼,要先撒上一层干面粉,像叠纸一样折成三折,然后用菜刀切成细细的面条。母亲切面条的手艺极好,手腕起落间,面条细匀如丝,宽窄一致,绝不会有根粘连。切好的面条抖落开来,像一匹雪白的绸缎,在案板上微微颤动。

臊子汤是腊八面的灵魂,旬邑人做臊子,讲究一个“香”字。母亲会提前备好五花肉、胡萝卜、豆腐、菠菜、鸡蛋丁,还有自家腌的老咸菜。五花肉切成小丁,在热油里煸炒出油脂,滋滋作响的声音里,肉香便弥漫了整个窑洞。接着下葱姜爆香,再依次放入胡萝卜丁、豆腐丁等食材翻炒,最后加入辣椒面、酱油、盐、五香粉调味,倒入清水慢熬。熬汤的时候,母亲会掀开锅盖,用锅铲轻轻搅动,蒸气裹挟着香气扑面而来,馋得我围着灶台直打转。

等臊子汤变得浓香入味,另一口锅里的水也烧开了。水蒸气笼罩在母亲脸上,母亲抓起一把面条,手腕一扬,面条便如舞动的丝带,在沸水里翻腾起来。煮好的面条捞进碗里,浇上一大勺滚烫红艳的臊子汤,一碗地道的旬邑腊八面就成了。

端着碗坐在炕头,面条筋道爽滑,臊子汤辣香浓郁,胡萝卜丝丝丝的,豆腐吸饱了汤汁,一口下去,暖意从舌尖直抵心底。母亲坐在一旁,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眉眼弯弯:“慢点吃,没人和你抢。”她自己却舍不得多吃,总是把肉丁挑到我的碗里,说她不爱吃肉。

民谣曰:“腊八面,细如线,下在锅里煮不断,挑上筷子荡秋千,盛在碗里莲花转,几口气也吸不完,来年日子不断线。”旬邑的腊八面,不仅是一份节日美食,更是人们对来年美好生活的寄托,筋道爽滑的面条里藏着普通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

长大后,去过很多地方,吃过各种各样的面条,却如何也比不上母亲做的腊八面的滋味。后来,我工作了,虽身在家乡,但却因工作和生活忙碌,很少再吃到母亲亲手做的腊八面。这些年,母亲也没少喊我回家吃面,但想到母亲操劳一生,想到她那满头白发和患有腱鞘炎的右手,我实在不忍心她因为我想吃一碗面而继续忙前忙后。

如今,又到了腊八,窗外的风依旧凛冽,可我的心里,却暖烘烘的。我会想起土窑洞的灶火,想起枣木擀面杖的滚动声,想起母亲慈爱的笑容。那碗面里藏着母亲的爱,更藏着我对童年最深沉的眷恋。

一碗腊八面,一生故乡情。这味道,历久弥新,岁岁年年。

(作者供职于石门收费站)

## 三秦交通

## 风雨潼关渡

文 / 韩敏

但凡关口,必是险要之地,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用。潼关便是其中翘楚,诗圣杜甫以“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来形容潼关之坚,来犯者若要威胁西都长安,必被拦在潼关外,这也间接说明当时潼关守军所要面临的巨大压力。

潼关面朝中条山,背靠连绵不绝的秦岭,无论是军事意义还是居住体验,其地理位置都十分优越。潼关与黄河接洽,波涛汹涌的黄河带来丰富的水源,也在潼关留下无数黄泥筑就的滩涂淤坝。俯瞰黄河流域,蜿蜒曲折的黄河在潼关拐了一道大弯,使得水势凶猛,黄泥形成的冲积平原尤为显著。潼关被称为“万里黄河第一弯”,拐弯处又延伸出两条支流——洛河与渭河。潼关位于三河汇聚处,可谓得天独厚,乃守护中原的圣地。

从地图上看,黄河如同一条臂膀,将西都长安牢牢护在其中。为方便黄河两岸出行和货运的需求,潼关在黄河口开放黄河渡口,满足了潼关的运输需求,也将潼关的特色产品推向全国。

据《潼关地方志》记载,潼关曾有规模颇大的黄河制造厂、黄河造船厂,能够制造出大型自动驳船、货轮。依山傍水的潼关,还因地制宜,开放当地的金矿,在90年代初期,一座最大的金矿就能年产黄金3万多两。1994年黄河大桥建成之前,在黄河渡口,一辆辆汽车稳稳驶进渡船,工人们目送渡船远行,将潼关制造的产品带去外界,为潼关带来经济助力。生活在黄河渡口周边的潼关人,早已适应了高强度的生存压力,他们善于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更懂得利用天时地利,把劣势化作优势。正如黄河渡口,因处于是拐弯处,常年有河水泛滥的忧患,黄河渡口所在的古城墙,也饱经风霜,渡口本身的维护成本也因气候变化与日俱增。

一些老潼关人曾说:“古时候,这个渡口就经常被抢夺。抗日战争时期,渡口的北水关还被日军轰炸,你们现在看到的北水关都不是原来的了。”原来,伴随潼关古渡口一起定格的历史镜头,不只是那些斑驳的城墙,还有退下历史舞台的北水关,以及那些随着年华一起老去的人们。历史会被新的时光书写,唯有留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不屈精神,会伴随着黄河一起滚滚奔流,始终如一镌刻崭新的岁月诗篇,留待后来人仔细品鉴。

人的一生,总该去看一次黄河,看那河水大刀阔斧地朝前涌进,看那辽阔的水域蜿蜒曲折,看被它亲吻过的地区是如何借势而行。念着“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看在风雨中渐渐淡去的潼关渡口,或许耳边尚能听到历史的呼啸,将潼关人的坚韧与魄力反复颂唱。

(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



行者无疆  
摄影 / 姚鸣雁  
(作者供职于蓝田公路段)

雪谷游龙

## 瞬间心情

## 翻天覆地四十年

文 / 李小年

下午,两个陌生人敲开办公室的门,自我介绍说他们是西十高铁蓝田站工作人员。西十高铁通车在即,相关扫尾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他们今天想沟通高铁站与地方公共交通衔接事宜。我听闻后十分高兴,家乡年内就要通高铁了!从蓝田到武汉两个小时左右,简直比从老家走到县城还要快啊!一瞬间,激动的我思潮翻滚。

40多年前,我在老家的小村子上学。那时的学校多么简陋,六间并排的土坯房子,门外一个大场,可以跑操。从家里到学校需走十几分钟土路,晴天还好,每逢下雨下雪,通勤就是一个大问题。那时候没有父母接送,下雨天穿一双类似现如今皮鞋的低腰雨鞋,鞋子基本上都是大人的,雨天不出工,可以轮到小孩子穿。在深深浅浅的泥淖中行走,鞋子一不小心就陷进泥浆,一只脚硬生生的踏在泥中。索性拎着雨鞋到教室,光着脚丫子上课。记得那年大雪,期末要到大队学校考试,我天未明就从家里出发,沿西坡向岭上走。路上大雪没及膝盖,我在雪窝子里艰难攀爬,时不时栽个跟头,眼看着天色破晓,急的哇哇大哭起来。幸好隔壁大伯从林场回村,背起我一路护送到坡顶官路上,至今难忘。

三年级以后,我要去大队学校上学了,村子里的学校没有四年级。然而父亲嫌在大队上学路太远,又要经过一片茂密的洋槐树林,听说偶尔还有狼出没,就带我去了镇上上学。此后的六年时间里,我再也不怕上学的路了,因为镇上的学校就在官路旁,上放学走一条铺着碎石子的宽敞大路,我们当地人都叫官路。官路两旁还有笔直挺拔、高大粗壮的杨树,杨树下半身还经常涂着乳白的漆,看着非常的阔气。从镇小学到初中,我和伙伴们背着书包,无数个日夜无数次踏着这条碎石官路,感觉不是一般的骄傲。周末,有高年级同学把家里自行车偷出来,骑着车铃驮着我在这条路上兜风,简直爽歪了。不知道哪天起镇上通班车了。早上那些手挎贴有上海字样黑皮包的人,三三两两上了车一路卷着尘土南去,下午放学的时候又穿着喇叭裤戴着电子表回来。同学们都非常羡慕,课间饭后七嘴八舌讨论着官路那头的世界。初一暑假,我搭乘一辆手扶拖拉机沿着这条官路一路南下,终于在县城看到了比官路还阔气的街道,而且还第一次看到了柏油马路。

初中毕业,我考上外地一所中专。出门那天不知道什么缘故,官路上公交车停了。父亲扛着铺盖卷儿,我背着一网兜锅碗,徒步从老家赶往县城。因为着急,我们抄了近道,那条被牛羊四季践踏又被暴雨反复冲刷的土路,石子和土疙瘩磨的我脚痛。在县汽车站,我和父亲相互拍落身上尘土,一人吃了一块锅盔,挤上了一辆摇摇晃晃的班车。傍晚时分我们到了西安,又七拐八弯兜兜转转磕磕绊绊逃似的到了火车站。父亲叮嘱我在售票大厅西安那两个字下面看行李,他去买东西。我就傻呆呆站在下面看着广场上的人操着五湖四海的口音摩肩接踵。一直到晚上10点多父亲才垂头丧气的从人群里挤了出来,说是今天的票卖完了,还得等明天再来买。终于坐上了火车,第一次乘着这绿色的

巨龙在山川大地间奔驰,感觉仿佛走进了电视里的画面。列车在地理书上的城市间飞跃,我激动地见证了什么叫鱼米之乡,什么叫崇山峻岭,什么叫甲天下美景。然而到了第二天的傍晚,我的脚开始肿胀起来,鞋子都穿不进去。拥挤的车厢里喧闹的南腔北调最终淹没了兴奋,40多小时的车程让我对遥远的空间距离心生畏惧。此后4年,我和同伴们每次坐绿皮快车都头皮发麻,甚至听到火车的汽笛声都头皮发麻,每一次漫长的求学路都让人惶恐不安。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回到家乡,投身道路运输管理工作。那是一个万象更新朝气蓬勃的时代,全国上下开始大规模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记得当年在乡镇站所工作时,县境内第一条高等级公路破土动工,各种施工机械将现场喧闹的热火朝天,站在正铺筑路基的几十米宽的路旁,完全没想到原来道路可以建成这样,回想当年走过的那条碎石官路是多么的简陋。不知不觉中,通村的公路也日新月异的硬化,回家的道路再也看不到泥泞了,尽管自己已忙得很少回家了。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在县城街道看见了红绿灯,再往后交通拥堵真的来到了日常生活中。县境内开始建成了高速公路,原来给我视觉震撼的高等级公路在全封闭的高速公路面前又落后了一大截。再往后村村通工程让我们村子里的路变成了可以通车的水泥路,当年我提心吊胆上学走过的路不在崎岖坎坷,已变成了一条笔直简洁的宽阔大道。

孩子小学毕业进入西安市一所初中上学,那时候乘坐班车已十分方便,干净整洁的

大巴一辆接着一辆,车厢早已没有了我和父亲当年闻到过的气味儿。孩子初中还没有毕业我就买了人生中第一辆私家车,每个周末都匆匆忙忙做好饭菜上车送到学校门口,突然感觉早年在外地上学期间诚信诚恳的空间距离就不是个啥事儿。2017年,孩子考上武汉一所大学,我和爱人坐飞机送孩子上学,从出家门到落地学校共五六个小时,在学校寝室合影留念时无限感慨如今的交通,真是太方便了,早上还在家里吃凉皮肉夹馍呢,下午竟然在珞珈山下悠闲漫步。

孩子在武汉上学时坐飞机太贵,坐高铁得绕道,现如今武汉可以直达了。当我把这个消息激动地告诉她时,她却一脸平静,好像就不是个啥事儿。是的,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这一切都理所当然,一切都顺理成章。可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共和国4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交通举世瞩目的发展,究竟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浇筑了多少人的汗水啊!从村子的泥泞小路一直走到今天的高铁横贯南北、高速网越织越密,背后究竟有多少交通人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呢?泥泞小路已是回忆,绿皮火车也成历史,国家高速路网71118布局、高速铁路八纵八横里程五万公里,海上航线、空中物流让人应接不暇。可是穿过四十年时光隧道,我总是看见共和国交通人披荆斩棘、风雨无阻勇毅前行的身影,看见他们逢山开道、遇水架桥不惧任何艰难险阻的勇气,看见他们黑发变白头无怨又无悔的决绝。40年弹指一挥,共和国强大了,他们老了,只是把应该留给后人的,一点没落下。

(作者供职于蓝田交通局)